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第八十一冊

近代中國的佛教制度（下）

Holmes Welch 著 包可華、阿含譯



中國書店

本册說明

一九八五年的八月，「譯叢」第一輯出版十册。其中有「中國近世佛教史研究」一書。該書卷末附錄有包可華先生所譯的「近世中國佛教制度」一文，內容述及近世中國佛教寺院的人事及禪堂情形。該書出版之後，對這篇文章的內容感到興趣的讀者頗多，「譯叢」編輯部也常收到讀者建議續譯該類文章的來信。

包可華先生所譯的這篇文章，原是美國學者唯慈（Holmes Welch）所著書的前二章。原書書名為「The Practice of Chinese Buddhism 1900~1950」。一九六七年由哈佛大學出版部所出版。內容主要是對大陸叢林制度及佛教徒主要行事的探討。也是一部用口頭訪問配合文獻資料所陶鑄出來的現代中國佛教史籍。

由於讀者的反應熱烈，乃使「譯叢」編委會同仁覺得有必要將唯慈的原書全部譯介給國內讀者。最後，我們終於商得李阿含小姐將全書續譯出來。因此，這部中

譯本的前二章是包可華先生的舊譯（即「譯叢」④冊附錄一），而第三章以迄卷末，則爲阿含小姐所譯。這也是包可華先生的譯文在「譯叢」中重複出現的原因。因緣如此，請讀者鑒諒。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近代中國的佛教制度（下）

Holmes Welch 著
包可華、阿含譯

目次

第九章	出家	一
第一節	動機	二
第二節	三十九件個案	一八
第三節	剃度	三三
第四節	剃度家	三六
第五節	剃度名與法名	四〇
第六節	子孫廟裏的訓練	四四
第七節	受戒	四八
第八節	戒期	五五
第九節	水陸法會	五七
第十節	燒疤	五八

第十一節	小乘傾向	六二
第十章	宗教生活	八一
第一節	雲水僧與朝山者	八三
第二節	學員與講師	八七
第三節	法弟子	九二
第四節	皈依	九五
第五節	隱士與頭陀行	九七
第六節	薪資階級與事業家	一〇九
第七節	還俗與補戒	一一六
第八節	年老與退休	一一八
第九節	死亡與喪葬的處理	一二三
第十節	徵兆與肉身	一二五
第十一節	出家生活的成就	一三〇
第十二節	太滄	一三四

第十一章	在家佛教徒·····	一五九
第一節	皈依·····	一六一
第二節	在家戒·····	一六四
第三節	在家戒儀·····	一六七
第四節	假戒·····	一六九
第五節	上廟·····	一七〇
第六節	在家朝山者·····	一七三
第七節	弘法·····	一七八
第八節	做功德·····	一八〇
第九節	修行·····	一八四
第十節	動機·····	一九一
第十一節	在家衆的人數·····	一九九
第十二章	體系的本質·····	二一三
第一節	宗教調和·····	二一九

第二節 宗教關係·····	二二三
附錄一 僧團的規模·····	二三五
附錄二 四十八執事·····	二四七
附錄三 禪堂作息·····	二五七
附錄四 巡香·····	二八七
附錄五 子孫十方叢林·····	二九一
附錄六 天寧寺法·····	三〇一
附錄七 永租·····	三〇九
附錄八 抵押貸款·····	三一三
附錄九 土地收益之計算·····	三二一
參考文獻·····	三二九

第九章 出家

中國的「出家」一詞源自於梵文 *Pravrajya*——「外出」，意思是「離家」、「放棄俗家生活」。「家」同時也意謂著「家庭」，因此也有放棄家庭的意思。在一個重視家庭倫理的文化傳統下，實在難以想像還有比出家更背棄社會倫理的——這正是排佛之士經常指出的。事實上，出家人在放棄舊家的同時，也獲得新家。中國人只有在拜一位和尚為師後才能「出家」。出家之後，這位和尚變成他的「父親」，同門弟子變成他的「兄弟」。不但所有的關係稱呼借自俗世，連家庭制度與態度也一併借用。弟子經常都繼承「父親的」寺廟，而且理應像孝子般照料他的墳墓與牌位。

所有這些都以剃度為基礎。和尚剃了在家居士的頭髮之後，居士便進入僧團，師父——弟子的關係即告成立。在上座部佛教國家，必須受了第一次戒——也就是十





條沙彌戒——才算出家。但在中國，剃度時不需受戒，而且受戒與剃度有別，通常在剃度後數年才受戒。

第一節 動機

在家庭主義的勢力下，有什麼能讓一個中國人放棄家庭的？出家爲僧的動機爲何？據 C. K. Yang 說，這個問題還沒有相關的統計資料（註一）。我想即使有統計資料也不能盡信，因爲動機總是很難確定的。記得一位有名的住持和尚曾告訴我，他十九歲出家，原因是他上的中學在民國革命以後關閉了。當時他對一位虔信佛教的親戚談到他的失望。

「你爲什麼不去當和尚？」這位親戚向他建議。

「好吧！」年輕人隨便應道。

「當真？」親戚問。

這位年輕人心想隨便回答是不恭敬的，心裏默想了好一會兒，最後說：「真的！真的！」

這樣的解釋令人很不滿意，我向一位信佛教的朋友談起這件事，他告訴我看事情不能光看表面，又說真正的原因或許是對愛情失望。一位著名的法師，現在年逾七十了，如何能對別人談起年輕時的感情？我不應該希望對這問題會有坦誠的回答。再說，即使有和尚願意坦誠，他也可能不明瞭自己真正的動機。

這番話似乎很真實。雖然我蒐集了很多有關爲何披上袈裟的個人歷史資料，但我對它們仍抱持保留的態度。這不只是因爲動機難以確定，與我這些樣本的性質也有關係。五分之四的受訪者在佛教界都有很高的位置和榮譽，大多數人都能高瞻遠矚，積極進取。換句話說，他們是精英份子。這可以部分解釋——但只是部分而已——爲什麼他們參加僧團的動機，有異於大多數西方學者專家對此問題所提出的答案。據這些專家說，很多和尚是幼年被貧窮的父母賣進寺裏的，或是爲求簡易的生活，在成年加入的。修（Erie）指出，佛教僧團「被迫以單一方式招收新成員。隸屬某寺的中國和尚，向貧困的家庭買個孩子，爲他剃頭，收爲弟子或僕人。」據修解釋，這弟子爾後便是和尚的繼承人，並將以同一方式收弟子。「藉由此一方式





近代中國的佛教制度（下）

，一支和尚家族便得綿延不絕了。」（註二）

海克曼（Hackmann）指出：「寺院的新成員主要是一生命運早由父母決定，而被帶至寺院的孩童。只有相當少數的寺院有成年人加入。一生由父母註定過宗教生活的孩子往往都是被送來換錢的，……據我個人所知的幾個例子，買一個小孩要付墨西哥幣二十五元，在當時相當於四十先令。米爾納（Minné）在「中國生活」（Life in China）一書第一三二頁，也有類似的描述。」（註三）

與剛提到的兩位傳教士相比，布雷特（J.B. Pratt）顯然比較不帶偏見，他相信和尚們所以披上袈裟，鮮少出自於宗教性的動機。「絕大多數的和尚不是由父母送入寺院，便是爲了獲得簡易安定的生活而選擇宗教生活。」（註四）

從許多中國人的談話，也可聽到相同的歸納——或者也可聽說上座部佛教國家的僧侶也有相同的情形。但很少人談到這結論究竟是以多大的樣本爲依據、樣本如何選出、或他們與調查對象間的關係如何。約翰·布羅菲德（John Blotfeld）對於調查對象的認識也許比其他人更深刻，因爲他在昆明附近一座禪堂內住了七個月，與來自中國各地的三、四十位和尚一起工作、生活。他寫道：

當我對同伴們認識較多時，我發現他們可以約略歸入以下幾類。除了虔誠獻身於追求宗教生活、一心嚮往涅槃的人以外，許多人是身不由己，隨波逐流的——父母許願如果父親或母親病癒，就送兒子出家，也有人被送進寺院以逃避兵役。然而，其他一些都是好逸惡勞之人，他們喜歡舒適的宿舍、不虞中斷的粗茶淡飯，而不願與天災搏鬥，或是像軍人一樣爲生存而掠奪。事實上，這裏一百位上下的和尚幾乎囊括了各色各類人等，只除了暴動份子、浮誇者、冒險者以及具有英雄般體魄之士——這些人會覺得無有盡時的寧靜是不可忍受的（註五）。

我曾問幾位相識的和尚，他們對這些歸納的看法。一位說，很少有孩子被賣到寺裏，或送來還願。可能發生的情形是小孩病重，性命垂危，以致父母發願如果小孩病癒，就送他出家。據這位受訪者說，一半以上的和尚是在二十多歲以及中年出家的。有些人出家是因爲覺得這世界不能給他什麼，而且不可倚賴，另一些人（尤其是年紀較長的）出家是爲了修行。第二位受訪者提出相同的解釋後，又說很多人出家是被環境所迫。例如，有些人是因爲缺錢、觸犯法律、或家境困難。對這樣的人來說，出家是唯一的出路。理論上罪犯是不可受戒的，不過還是有罪犯受戒的例子





發生。

這兩位和尚的見證無疑是根據個人廣博的見聞，不過依然不能令我們滿意。我們希望有數字資料。與和尚出家動機有直接關係的數字資料微乎其微。所幸他們的年齡與籍貫仍然可供參考。樣本雖然很少（只有幾座寺院），但是可對修與海克曼所做的歸納提出最嚴重的質疑。

如我們將要談到的，較大的戒院贈送每位戒子一紙戒牒、一隻鉢、一件袈裟與幾本書，其中有本「同戒錄」，和我們從學校畢業時領得的「同學錄」很相似。「同戒錄」列出所有傳戒人及戒子的名字，並簡介個人的歷史。雖然這類書會有成千成萬冊印出（因為有成千成萬人受過戒）但在圖書館與書店裏却連一本也找不著，我在佛教刊物上刊登廣告，高價徵求，也只得到一個回音。原因是大多數和尚逃出來時，把同戒錄留在大陸了，縱有設法帶出來的，也視之為珍寶，妥善保存。在調查者看來，最糟的莫過於當和尚們過世時，同戒錄往往伴著他們的遺體火化成灰。

詳談這些細節，是唯恐沒聽說過同戒錄的讀者懷疑它是否曾存在過。但我可以向他們保證，我擁有一部同戒錄的原版，九本同戒錄的照相版。它們分別是：鼓山

(一九一六、一九二六及一九三三)；南華寺(一九四九)；寶華山(一九一六、一九四〇)；棲霞山(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及一九四一)；龍華寺(一九四七)。

後三寺的同戒錄列記了每位戒子以下各項資料：法名、籍貫、剃度師的名字、剃度寺院的寺名與所在地。鼓山與南華寺還記載俗姓、剃度年齡、受戒年齡。與動機研究特別有關的是剃度年齡，因為這通常是戒子初踏上宗教生涯的年齡。在鼓山與南華寺舉行的四次傳戒典禮中，共有三百位和尚受戒，其中二十三位——相當於百分之八——在十六歲以前剃度。二十到三十歲間剃度的佔最多數，如下表所列(註六)。

鼓山涌泉寺一九一六年傳戒

年 齡	在年齡層內剃度的和尚人數	在年齡層內受戒的和尚人數
〇—九	一	〇
一〇—一五	三	〇
一六—一九	五	〇





近代中國的佛教制度（下）

二〇〇	二二九	二七
三〇〇	三三九	一七
四〇〇	四四九	一三
五〇〇	五五九	七
六〇〇	六六九	五
七〇〇	七七九	一

一	四	九	一	八	四	三
---	---	---	---	---	---	---

一九二六年傳戒

年 齡

在年齡層內剃度的和尚人數

在年齡層內受戒的和尚人數

〇	〇	一
一〇〇	一一五	三
一六〇	一八九	〇
二〇〇	二二九	二六
三〇〇	三三九	一四

一	〇	〇	六	四	三
---	---	---	---	---	---